



皇家亞洲學會 香港研究叢書

東江縱隊

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



陳瑞璋

東江縱隊

——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

陳瑞璋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www.hkupress.org

©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2

ISBN 978-988-8083-97-8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10 9 8 7 6 5 4 3 2 1

盈豐國際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東江縱隊

皇家亞洲學會香港研究叢書

皇家亞洲學會香港研究叢書旨在刊行研究香港及其鄰近地區歷史、文化和社會的重要著述，蒙賴廉士爵士伉儷紀念基金慷慨資助，所出版的系列卓越著作廣受關心有關課題的學者及讀者重視。

已出版的皇家亞洲學會香港研究叢書：

Reluctant Heroes: Rickshaw Pullers in Hong Kong and Canton 1874–1954

Fung Chi Ming

For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Paper Offerings

Janet Lee Scott

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1945: Life in the Japanese Civilian Camp at Stanley

Geoffrey Charles Emerson

Th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Patrick H. Hase

Watching Over Hong Kong: Private Policing 1841–1941

Sheilah E. Hamilton

The Dragon and the Crown: Hong Kong Memoirs

Stanley S.K. Kwan with Nicole Kwan

Public Success, Private Sorrow: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 (1857–1938), China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Pioneer Translator

Isidore Cyril Cannon

East River Column: Hong Kong Gueril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

Chan Sui-jeung

Resist to the End: Hong Kong, 1941–1945

Charles Barman, edited by Ray Barman

Southern District Officer Reports: Islands and Villages in Rural Hong Kong, 1910–60

Edited by John Strickland

Cantonese Society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Gender, Religion, Medicine and Money. Essays by Marjorie Topley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Jean DeBernardi

Early China Coast Meteorology: The Role of Hong Kong

P. Kevin MacKeown

Forgotten Soul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Cemetery

Patricia Lim

Ancestral Images: A Hong Kong Collection

Hugh Baker

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

Tim Luard

插圖目錄

圖一：東江縱隊司令曾生與夫人阮群英 1939 年於寶安坪山留影。

圖二：西貢黃毛應天主教堂。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1942 年 2 月 3 日在這裡成立。

圖三：1944 年東江縱隊在惠陽頒贈予柯爾中尉的錦旗。柯爾之子大偉 2008 年 8 月 11 日訪港時回贈縱隊的老戰士。

圖四：英國李芝上將向西貢鄉民頒贈錦旗，感謝鄉民戰時對盟軍的援助。

圖五：1943 年港九獨立大隊在西貢北行軍。

圖六：東江縱隊的年輕戰士。

圖七：沙頭角中隊隊員江水。

圖八：1946 年 6 月 30 日東江縱隊隊員撤往山東煙台所乘美國第七艦隊三艘登陸艇的其中一艘。

圖九：1944 年 2 月 11 日美國第十四航空隊柯爾中尉在轟炸啟德機場時為日軍擊落，跳傘逃生時為東江縱隊戰士救出。圖為柯爾中尉 1946 年與妻子合照。

圖十：1946 年 6 月 27 日曾生司令（左）、王作堯司令（中）與楊康華北撤前於集合點鯊魚涌附近合照。當時三人均穿國民黨軍服。

圖十一：1947 年 4 月 12 日英國李芝上將向西貢鄉民頒發「忠勇誠愛」錦旗後合照。前排左三為新界政務司巴輅，左二為新界南約理民府官韋輝，左四為西貢鄉紳李少欽，其旁中坐者為李芝。

圖十二：東江縱隊海上支隊隊長羅歐鋒。

圖十三：海上支隊所用的漁船。

圖十四：老戰士劉輝的復員證。他沒有北撤到煙台。

圖十五：1941年戰爭前夕，一群政治及文化界人士在淺水灣留影。前坐者為廖承志之母何香凝。

圖十六：1947年秋黃作梅在倫敦外交部外留影。

圖十七：1984年8月曾生司令（中）訪問西貢時與作者（左）和西貢鄉事委員會主席鍾盤合照。

圖十八：1997年8月海上支隊隊長羅歐鋒與部分戰友重訪西貢黃毛應教堂。

圖十九：1998年10月28日（農曆九月九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羅歐鋒陪同下，將港九獨立大隊陣亡戰士名冊安放於香港大會堂戰爭紀念龕。

圖二十：2008年8月10日廣州《南方日報》刊登柯爾中尉之子大偉向東江縱隊戰士致謝的新聞。

圖二十一：大偉·柯爾（中）2008年8月11日訪港時與東江縱隊沙頭角中隊副隊長曾發合照。

序言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

不敢以取強。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道德經》(西元前六世紀)第三十章

是書經過長時間醞釀才寫成。我在孩提時就目睹了1941至42年日本侵略香港和對香港市民的暴行。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這段經歷至為難忘。我父親當時須承擔一個八名子女的家，在政府部門擔任全職工作，並曾任華人特務警察隊(Special Constabulary)督察。他以武裝參與保衛香港，隨後帶著整個家庭回到中國，在廣西桂林任職英國新聞處，並在雲南昆明效力於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 (BAAG)。

抗日勝利時，我的父親——已故的陳國榮先生——是英軍服務團「S」組的優秀成員。1945年9月上旬周，他和同事乘飛機到香港。他們的長官，已故賴廉士(Lindsay Ride)上校，先於他們數天到達。他們的任務是「偵察、辨別和逮捕所有叛徒、漢奸和敵特分子」。我覺得應該為我父親寫一本書，關於這一個時期香港的歷史。這本書就是獻給他的。

當我恢復因戰爭而中斷的小學生涯時，逐漸對描述香港戰爭年代的書籍和文獻產生興趣。我在香港大學讀本科時，受到夏冷漪(Ronald Hsia)教授的影響。他是位世界知名的經濟學家，現代中國歷史知識淵博。

可巧，1980年我有幸獲任命為香港新界西貢政務專員。區內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退伍軍人和東江縱隊的英雄告訴我不少他們的故事。另一個巧合是，我上任後不久，科大衛(David Faure)教授的短篇口述歷史《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西貢》(*Sai Kung in the 1940s and 1950s*)出版。科大衛利用有限的資源，提供了有關這方面非常有用的背景材料，為首部以中、英雙語刊行的相關著作。

此後不久，Edwin Ride先生發表了《英軍服務團，1942至1945年香港的抵抗》(*British Army Aid Group,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一書。它極大地鼓舞了我去收集關於這方面的材料。然而，在中國方面，大部分這方面的材料仍然被列為「機密」，僅限於內部使用。1983年12月，東江縱隊的退役人員在深圳慶祝成立四十周年。已故香港總督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知悉此事，並向我提出這個項目值得研究，應該寫一本全面的書。已故劍橋大學華德英(Barbara Ward)教授當時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她發現我在收集這個主題的材料，鼓勵我繼續認真地研究。

我當時擔任規劃一個大約三十萬人的新城鎮的全面發展工作，很難有空從事寫作。在此期間，我曾有幸接觸到已故彭德(K.M.A. Barnett)先生，他是一位傑出的香港政府政務官。他作為香港義勇軍，於香港戰役中，在鯉魚門軍營親歷保衛香港的戰鬥。後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是新界民政司。1945年8月，他是少數香港深水埗拘留營倖存的高級政府官員之一，出營後掌管香港臨時政府事務。他給我詳細講述了1945至46年間香港在軍事管治下的情況。在東江縱隊於1945年9月28日宣布撤出香港前，他會見了許多隊員。正是他向我指出了搜尋麥道高(MacDougall)通訊文件的正確方向。與我會面後六個月，他就去世了。

我也有幸在陶德(Alastair Todd)領導下工作，他是前香港政府防衛司，戰後首位文官總督楊慕琦(Mark Young)爵士的私人秘書。他在1945至49年負責大部分香港政府與廣州駐軍司令張發奎將軍的聯絡工作。他倆賢伉儷對我的關愛無微不至，也使我對戰後局勢有深刻認識。

此外，已故的姬達爵士(Sir Jack Cater)向我介紹1945至46年有關軍事政府的情況。起初，他是軍政府的成員，後來加入香港公務員隊伍。

美國國會物資委員會成員、明尼蘇達州眾議員 William Frenzel 慷慨地提供了馬歇爾將軍領導下的第八調解小組的詳細會議記錄。馬歇爾將軍在1946年進行過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調解工作。

另一位給我很大幫助的是賴廉士上校的女兒。她在香港和澳洲坎培拉為整理她父親的檔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她向我提供了她父親的檔案裡有關這方面的材料。

過去二十多年來，我一直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名譽研究員。中心主任黃紹倫教授和港大歷史系陳劉潔貞教授十分支持我的工作。

在華人方面，我永遠感激香港新界西貢的居民。他們不僅宅心仁厚，並待我慷慨和寬容，也是他們首先向我介紹了一些仍健在的中、港兩地東江縱隊老兵。不幸的是，因為話題敏感，其中許多人不願透露姓名。其中有已故的鍾盤、李學明，和西貢鄉事委員會陳桂生諸先生。已故鄉事委員會主席劉運喜先生給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幫助。當東江縱隊司令曾生1984年8月訪問香港時，他把我介紹給曾司令。

不知疲倦地幫助我尋找有關材料的，還有中國的楊奇先生。他是戰時東江縱隊報紙的編輯，八十年代後期從《大公報》退休後，一直生活在廣州。他每次訪問香港都專程來探望我，並給我帶來新的材料。

1999年4月，我獲香港特區政府任命為太平洋戰爭紀念撫恤金委員會委員。在衛生福利局許多工作人員，特別是鄭志堅先生的幫助下，我設法從倫敦檔案局找到了許多與研究主題有關的材料。另一個努力不懈幫助我的人是我的家庭朋友安妮豪(Anne Ozorio)女士，她專門研究戰時的香港歷史。

我永遠感激林尤松伉儷，他們花了很多時間給我提供豐富的電腦知識。沒有他們，這本書永遠不會看到出版的一天。我原來是一個電腦盲，最初是鄭敏恒先生把複雜的資訊科技教給了我。

孫福林(Philip Snow)在2003年出版了《香港的陷落：英國，中國和日本佔領》(*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這本書。他一直支持我，並投入了大量的時間來編輯第一稿。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人Colin Day和張煌昌主編給予我極大幫助。

所有的照片都是徐月清女士提供的，她的父親是一名東江縱隊成員。對她的慷慨幫助深表感謝。

最後是我的賢妻何俏錦。她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並不時提點我工作中的缺失。

目錄

插圖目錄	vii
序言	ix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東江縱隊的誕生	9
第三章	
香港和戰爭年代	31
第四章	
游擊隊的組織和活動	65
第五章	
勝利時刻	83
第六章	
內戰、北撤和退伍	107
第七章	
革命後東江縱隊的命運	133
註釋	159
參考文獻	167

引言

對於大多數西方人來說，太平洋戰爭始於1941年12月7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實際上，早在十九世紀末日本就邁出了侵略的第一步，逐步向中國境內擴張。1894年9月，朝鮮半島爆發了日本煽動的暴亂，當時朝鮮是中國的冊封國。日本人不僅藉機佔領平壤，也消滅了整個中國北洋艦隊。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放棄其在朝鮮的利益，並向日本支付了兩億兩白銀的賠款。台灣、澎湖列島和東北地區的遼東半島，割讓給了日本。它標誌著日本開始了連串侵略。

1905年日俄戰爭中，日本海軍在旅順襲擊俄羅斯黑海艦隊。結果日本人從俄國人那裡奪得南滿的所有權益，控制了旅順、遼東半島，擁有對鐵路和採礦的一切權利。中國政府在脅迫之下接受了這些要求。

中國在清帝統治下，政治和社會很不穩定。1840年和1860年兩次鴉片戰爭，及其後的連番戰敗，導致外國勢力在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建立據點和通商口岸。割讓香港給英國作為殖民地使外國列強得寸進尺，增加在整個中國東部沿海省份的影響力。

在國內，連年飢荒導致民變迭起。太平天國起義歷時十五年，從1850年至1864年，肆虐十六個省。捻軍1851年至1868年起義，歷時十七年。雲南回亂從1855年持續到1873年。三個叛亂遭到政府殘暴鎮壓，雖然失敗，但政府的財政和軍事力量進一步削弱，它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日本提供了更多侵佔中國領土的機會。日本對德國宣戰，並要求德國交出它的青島租界，這無異於讓兩個交戰國於中國土地上開戰。

其次，日本在1915年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國轉讓所有德國在中國的權益。其他侮辱性的要求還包括日本得為中國軍隊的顧問，軍需品亦須由日本提供，還要擁有鐵路、採礦和鋼鐵工業開發權，實際上使中國變成日本的保護國。當時中國的統治者袁世凱治國無方，而且媚日。他曾是北洋軍閥統帥，在清王朝氣數將盡時成為有影響力的人物。在此期間，中國被外國勢力瓜分，由各個軍閥協助統治這些地區。

1917年中國至少在名義上加入同盟國對德宣戰。但作為一個弱國，它沒有能力遣送士兵到歐洲戰場，只是派出了萬多人為同盟國軍隊從事苦力工作。日本藉此機會要脅同盟國承諾，支持其要素前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戰爭結束後在巴黎舉行的和平會議上，中國不得不接受日本對山東的權益要求，作為其在歐洲戰爭提供幫助的獎勵。

由於早期日本在國際外交上的成功，以及能製造便宜的輕工業產品，日貨充斥世界市場，它的股票價格以驚人速度上升，於是形成不少工業和金融集團（財閥）。不幸的是，財富並沒有滲透到社會的下層，經濟繁榮並沒有在短時間內產生足夠強大的中產階級。1929年美國股市崩潰，隨之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日本經濟受到重創。

在政治方面，日本接管前德國在山東的利益和在華北的擴張，使其侵略意圖彰彰甚明，大部分西方國家都感到憂慮。

共產主義在中國

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作為政治意識形態傳到了中國，其源頭可追溯至1906年刊登於《民報》的馬克思傳記。但直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才在中國發揮顯著的影響力。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對第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列強不公平對待中國極為憤慨，與此同時，俄國十月革命驚醒了中國人，莫斯科蘇聯新政府宣稱放棄沙俄攫取的中國領土權益尤令國人悅服。

在北京大學出現了馬克思和列寧主義的研究小組。1918年，大學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公開聲稱接受馬克思主義。他的做法吸引了很多青年學生，如瞿秋白、張國燾、陳獨秀，以及圖書館助理毛澤東。

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陳獨秀獲推舉為中央局書記，但那時他在廣州，代表他的是陳公博。

從1921年開始，蘇聯政府經常派遣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組織成員如馬林、若飛和鮑羅廷到中國，與孫中山會面。孫中山原是一個醫生，深受太平天國運動啟發。共產國際代表的主要任務是協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

孫中山於1905年創立同盟會，後發展為國民黨。蘇聯派遣的共產國際人員在中國時，最困擾孫中山的是黨員缺乏團結和紀律。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孫中山同意接受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但必須以個人身份加入。孫中山公開修改了原有的政治思想，採取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政策。

雙方的合作實際上是相互利用。國民黨需要蘇聯的援助來組織國民黨，利用共產黨聯繫工人和農民來凝聚力量。確實，在廣州成立黃埔軍校是共產國際的主意，他們認為這是建立一支忠於孫中山的部隊和培養一批能領導軍隊的軍官的唯一出路。共產黨人認為他們可以利用國民黨的基地，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黃埔軍校的工作人員都是國民黨黨員和共產黨員，如周恩來。孫中山急於發動北伐，消滅中國中部和北部的軍閥。但是孫中山在1925年去世，對這個運動打擊很大。

當時國民黨的領導是汪精衛和胡漢民。但從戰事開始，擁有實權的是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1925年，國軍對廣東、廣西發動了一系列相對輕微的戰役，擊潰當地軍閥。這年7月，蔣介石領導的約八萬五千名士兵開往北部進攻軍閥，在不到一年時間，就從軍閥手中收復華中

大部分地區。在勝利的鼓舞下，蔣介石接著征服福建、浙江、江蘇和安徽地區。

與此同時，一直潛在的國民黨與共產黨（中共）的分裂即將發生。1925年11月，一些右翼成員要求國民黨驅逐中共成員，解除鮑羅廷作為黨政治顧問的職務。

蔣介石在1927年4月進駐上海，開展了清剿中共黨員的行動。國民黨軍隊在秘密幫會青幫的協助下，搜查了工會，槍殺了數百名共產黨員和工會領袖。在南京、杭州、福州和廣州也發生類似的大屠殺。兩黨徹底破裂，倖存的共產黨幹部逃到江西。1927年8月1日周恩來領導賀龍、林彪、葉挺等，發動了南昌起義。這年9月，在湖南的毛澤東也領導農民士兵舉行秋收起義。幾天後，這些起義失敗了，但他們確實為還在胚胎時的共產黨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建立了軍隊。毛澤東帶領他的殘餘士兵轉移到江西井岡山，在此藏身。1930年至1934年國民黨發動了五次「剿匪」運動。

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幫助下，國民黨軍隊設法封鎖井岡山的中共部隊。為了爭取生存，中共領導人決定撤退。1934年10月16日，幾乎整個井岡山蘇維埃的幹部、軍人、婦女和兒童約八萬人離開他們的根據地，開始了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經歷了六千多英里、十一個省份，1935年10月紅軍主力行進到延安。

正是在延安，他們相對安定下來。從這個佈滿山洞的荒僻小鎮，中共多次呼籲全國、兩黨和其他政治團體合作組織「聯合陣線」。

1936年12月蔣介石飛往西安，督促西安指揮官張學良將軍進攻延安附近的共產黨根據地。12月12日，張學良戲劇性地把蔣介石和他的部下軟禁。

在蘇聯共產國際指示下，周恩來從延安到西安調解。張學良的主要要求是「讓所有政黨來重組中央政府，抗日救國」和「釋放所有政治犯」。12月25日蔣介石獲釋。他承諾共產黨可以參加未來的抗日陣線。儘管雙方武裝部隊之間時有小衝突，統一戰線從1936年開始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日本侵略

當時，日本的主流理論認為，需要通過軍事佔領來獲得新的土地，解決國內大規模的飢荒問題。日本政治和軍事評論家指出，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雖擁有大量土地，人口較少，但由於相隔大海，遠離日本。而鄰近的中國由一個虛弱的政府統治，而且日本在中國北方已經擁有一個立足點。

1930年日本軍隊已進駐中國東北各省份的多個城市。日本軍方最想做的是挑起事端，使之成為一場對中國的全面戰爭。1931年9月18日，日軍炸毀了南滿鐵路一條日本人擁有的鐵軌。爆炸沒有摧毀行駛中的列車，但日本人編造故事，說中國人破壞鐵路，於是殺害了中國鐵路警衛。短短幾天時間，日本軍隊就佔領了安東、營口、長春等城市，瞬及吉林和黑龍江兩省。由是建立偽滿洲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被樹立為傀儡元首。中國中央政府在南京呼籲國民「避免與日本衝突，等待政府要求國際聯盟介入解決」。這種軟弱的反應引起全國人民憤怒，所有主要城市如上海、青島、長沙、廣州，甚至在英國殖民地香港都出現了示威遊行、抵制日貨的抗日救國群眾運動。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特別是在東南亞，也出現了同樣的群眾運動。

反日情緒高漲，1932年1月，一群人襲擊上海五個日本佛教僧侶，打死其中一人。作為報復，日本轟炸上海人口最多的閘北地區。隨後雙方進行了一場動員超過八萬名士兵的戰鬥。日本第一次遇到中國蔡廷鍇將軍指揮的十九路軍頑強抵抗。英勇的中國軍人不僅使日本軍隊遭受重大人員傷亡，而且激發起中國以及世界各地華人社區民眾的愛國熱情。經過一個多月的戰鬥，日本換了三個指揮官也沒有成功，只好和平解決。在國際聯盟和來自英國和美國外交界的調解下，雙方停火，十九路軍撤退。應中國政府的要求，國際聯盟派出一個調查小組來中國。調查小組認為，日本在滿洲採取了錯誤的行動。於是日本在1933年退出聯盟。